

沈氏弋說序

漢章文庫

沈氏弋說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頓首撰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

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文士

迂詭迨予接罹大故荒頓委

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  
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  
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  
授以一書則沈勿宰弋說二  
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

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  
亡聖賢豪傑所由顯隱之故  
未遽率業循其數端已蹕絕  
瑋麗使人踴起少進而幽憂  
之色起矣子殆有意于時博

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  
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  
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  
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爲而言  
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

有理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  
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  
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  
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  
博竒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

記而不倫論而少裏何也當  
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  
况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  
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  
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

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  
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  
博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  
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  
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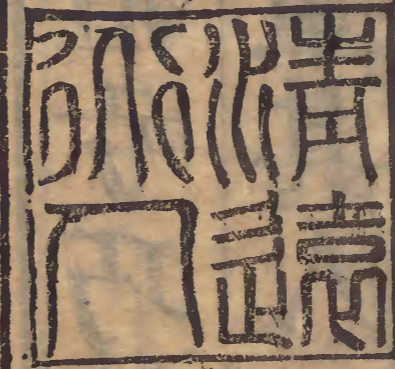
沈氏一詩  
沈氏  
四  
委盡無復費詞或逆而探或  
順而掄或郟而批或全而剗  
橫發沉入英藻殊義病夫爲  
之解頤况乎處世能言之士  
者乎去年得瞿睿夫今年得

沈幼宰睿夫感憤檀弓巧譏  
賢聖昌言排折予重其人幼  
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焯燁  
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者故予  
謂睿夫之作正而竒幼宰之

作竒而正二子者足敖然于

著作之林哉

萬曆乙卯夏五



沈氏弋說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近代辭人率長于詩其於文

闕如也卽有兼長大抵應酬

慶吊之篇耳前言徃行不必

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攬人  
物垂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  
孝廉幼宰爲侍御襟江公子  
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  
時諷誦不輟廣采精研漱芳

潤而傾瀝液手自排纘爲弋  
說二百餘篇由百世之下考  
百世之前人有媿惡事有是  
非抉微闡幽盡汰俗儒陋聞  
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



歛衽擊節如得至寶也昔漢  
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  
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以  
爲文衆可以勝寡而不知石  
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

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  
冗蕪唐劉子玄因仲任問孔  
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  
通指摘攻擊不遺餘力而信  
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古

人拙於用已其失也僻戾而  
詭妄幻宰所辨晰如伸任而  
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鉤撫細  
微執滯迂回所撥正如子玄  
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證

據經史不恣胸臆秘蔡氏之  
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  
當之惜古人不及見也夫仲  
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  
數十年方就子玄歷鳳閣舍

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  
幼宰年則後生位則逢掖而  
所論撰業已卓然大雅不羣  
矣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儒  
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

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  
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  
士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  
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  
詩曰如彼飛虫時亦弋獲幼

宰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沈氏弋說序

雲間友第陳繼儒仲醇撰  
武林孝廉沈勿宰束髮好古  
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  
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

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  
以示陳子陳子讀之目眩而  
不張舌橋而不下衮衮乎惟  
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  
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

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  
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  
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  
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  
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

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  
猶逡巡遜謝以飛垂之弋獲  
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  
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  
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

能落雙鷗飲羽沒鏃能中石  
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  
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  
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  
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

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  
 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  
 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  
 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  
 達不止鷓鴣之怒飛不九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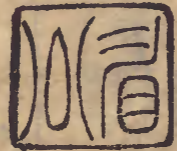
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  
 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  
 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  
 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  
 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

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  
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憎獨坐  
可以詘今人之口可以服古  
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詞可  
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

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  
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  
百尺樓上譚數日夜語倦意  
仵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



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  
庶幾嗒然皆無事道人矣



自叙  
弋說義何居援往昔據目前是非  
是自旌于楮墨之間語未必盡破的  
而微中處心頗可採間或以強弩之  
末鴻殲九霄兔窮三窟則詩所云如  
彼飛虫時亦弋獲者乎或曰立言宜是

難昔張伯松與揚子雲比肩太玄經  
不屑一視晦菴溫公皆命世巨儒也  
太極圖解出而衆喙交集資治通  
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當子世而為子之君山者蓋宜矣况  
能作床頭秘如中郎哉予曰不然

凡人精神各有所寄或奕或飲或歌  
喉舞袖或骨董或登眺或子母疲  
日夜不休予一無所寄更習懶成癖  
世猷其迂拙以為難近即居闌闌  
中門可羅雀風雨晦冥兀坐一室此  
時欲覓一田夫野老與之晤言竟空

谷足音香不可致况良友哉弋說者  
予懷之所寄也寄久成帙猶矣者  
之有棋譜飲者之有觴政歌舞者之  
有傳奇雜劇骨董者之有博古  
圖登眺者之有遊覽志子母者之  
有會計錄精神注焉不自知其陋

也若欲有身後名則千秋大業固宜  
藏諸名山不使時目窺覩以來霞瓊瓦  
之謂矣雖然使弋說而果玄且衡也微  
君山中郎自足千古否則言先骨朽  
縱欲附青雲之士以傳而一種獨抱之  
光不與草木同腐者竟安在哉予

自序三  
以千古是非付之弋說而以弋說付之  
海內之知言者鴻飛天際楚越人能  
鳧之乙之而必不敢妄譽以為鳳妄詆  
以為鴟也文猶是已

錢江逸民沈長卿撰



沈氏弋說目錄

卷之一

黃帝老子

鯀

伊尹

微子

虞仲

西伯

閔天

周平王

卞和

季札

程嬰

禪竈

沈氏弋說

目錄

一

夏徵舒母

管仲鮑叔

重耳

伍員

王孫駘

范蠡

藺相如

申韓

屈原

豫讓

荆軻

聶政

范雎

穰侯

魯仲連

卷之二

虞卿

孟嘗君

信陵君

韓信

范增

紀信

陸賈

張良陳平

叔孫通

漢武帝

公孫弘

鉤弋夫人

蕭望之

漢光武

嚴子陵

馬援

竇武何進

郭泰李膺范滂

李固

孔融

昭烈帝

魏延

曹操

蔡邕

謝安

殷浩

王導

崔浩高允

郭象

王通

魏徵

魏元忠

李勣

五王

唐肅宗

甄濟

南霽雲

卷之三

裴度

劉蕡

李德裕

杜黃裳

柳泌

盧懷慎鄭絳

韓熙載

歐陽修

張齊賢

寇準

杜衍

王旦

孫明復

韓琦 二一篇

張方平

王安石 二一篇

司馬光

范純仁

石介

宋徽宗

張浚

秦檜

岳飛

唐珙

宗澤

劉豫

宋孝宗

虞允文

脫脫

洪浩

文天祥

李芾

卷之四

逍遙遊說

齊物論說

養生主說

人間世說

德克符說

大宗師說

應帝王說

夫子富教說

賜不受命說

人不知而不愠說

閱孟誌說

讀離騷說

齊人說

以貌取人

四書傳疑

無德不報

殉葬

世風升降

天道

孤介

了悟

陰德

世講

澶忍

防諂

風裁

食癖

戒浮薄

事有快心者三

事有矯情者三

事有無可奈何者五

世事不平者九

文人數奇

女人性詐

輕疑

兄弟不相及說



卷之五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好惡說 謹慎說

簡傲說 真似說

善利說 善惡說

安貧說 攘夷說

積書說 博物說

序齒說 甕飲說

四皓羽翼太子說 仕宦當遵孔孟說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擬項羽遺韓信書 小說證贖

土木不可竝論 以居官作佛事

釋氏教孝說 除肉刑說

革除比丘尼說 戒溺女說

庸醫殺人說 夜燭達旦說

關真君蓋池顯赫 鸞乩紀異

沈氏說

目錄

六

沈氏一詩

目錄

六

僧樓紀異

夢兆

夢與數符

與天爲徒

卷之六

登武侯拜風臺說

登黃鶴樓說

登赤壁說

借荊州說

畜作人語說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形神重輕說

仙說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白少傅四友說

冒濫相知

竹林七賢

賢不肖相遠

蜀道難

方內方外

君臣情誼

宋儒妄議孔子

文章節義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俗不須醫

玉山主人對問說

兩及吾門說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做不得三字說

世俗好傳人死

沈氏一詩

目錄

七

沈氏七說

目錄

于忠肅改謚由因

龐公造福大畧

張公定變大畧

緒言雜錄

共四十八條

沈氏七說目錄

終

沈氏七說卷之一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黃帝老子

沈氏七說

卷一

一

黃帝生于唐初老子生于周末風會不相及矣。一爲開天之辟一爲遯世之聖潛見不相侔矣。而世合而稱之曰黃老之術將無同乎。乃老氏以德化而黃帝習用干戈凡五十二戰老氏務儉朴而黃帝廣宮室壯堂廡翺軒冕之制以易皮革之陋草木之花染爲文章老氏以無爲爲宗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肆志昆臺發軔紫宮投策鍾

山轍迹遍于天下且占星占日占月占風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春春多事不少休也老氏猶龍莫測仲尼就而問禮關尹疆之著書而黃帝資于風后力牧師于廣成問于岐伯咨于涓子訪大恢于具茨受神芝于黃蓋襄城小童無不卽也中華丈人無不奉也甯封陶正無不禮也外是而封胡大撓伶倫輩不可勝紀凡此皆黃老所枘鑿不入者而世儒相傳概云黃老夫

繫老于佛之下則異端黜之而不知仲尼所嘗  
 問禮以猶龍稱不可黜也繫老于黃之下則尊  
 為道教之祖而吾儒未嘗指黃帝為異端顧異  
 端老氏哉道書謂黃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  
 君而太史公稱申韓原于老氏夫刑名道德大  
 致懸殊而推本所自以無情者必至于無恩耳  
 若夫焦勞之極返而歸諸清靜老氏未必不原  
 于黃帝也則謂之黃老也亦宜

卓去病先生評○焦勞之極返而寧淨黃老之  
 同將無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

綺語

黃聖孩先生評○絕頂之論

黃帝去去主宿○餘用論  
 同洪鼎然平生史學中韓風十道然之意  
 早古風公主宿○然亦不願而事

鯀

鯀蓋顓頊之子而黃帝之曾孫非凡種也堯求  
 治水者四嶽皆舉鯀則鯀可知堯心知其非而  
 不得不試則在廷諸臣洵無勝鯀者矣鯀九載  
 績用弗成使禹治之又八年于外則考其時殆  
 十七年矣而世相傳堯有九年之水何歟鯀卽  
 倖直自用然禹既能幹蠱亦何能坐視不諫而  
 經史中但載禹行水之事不載禹行水之言豈

禹之行水也。仍蹈鯀覆轍。歟抑矯鯀之所為。而就緒歟。說者曰。鯀主塞。禹主導。鯀築隄以障。禹掘地以疏。故成敗相反。而予謂水性順下之常。凡夫知之。何獨鯀而昧也。當時堯都于冀。冀受河患最急。而鯀弗先其所急。故九載勞勩。茫無可憑。禹自冀州始發跡。壺口淮地之勢自北而南。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而後及于雍。則不必玄圭告錫。而冀州初。又已覺水患。

之平矣。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殛之誤也。俗儒謂聖人必無過舉。舜所殛。斷不誤。故萬世無冤鯀者。而鯀心不服。化好証佐為黃熊。上帝憫其無罪。而身受惡名。以殂。俾姒氏不傳賢。而傳子。啓之賢也。天所以報鯀。非報禹也。不然。以方命圯族之罪人。而祀夏。配天。四百餘禩。皇皇后帝。豈歆此非類哉。後世神其說。謂禹受黑書。綠字。以知水要。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以制水怪。而

績用克底。然吾聞之。顓頊依鬼神以制義。而黃帝受符王母以征蚩尤。則此亦非鯀所難也。

黃聖孩先生評○可備一議

卓去病先生評○滯昏之鬼祀夏配天心嘗疑之。幼宰言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誤殛之。理或然歟。路史所載治水之績。確自上流始。以下流漫漫不可施功也。河渠書又言今堙廢。故蹟有鯀隄俱不知果否。

聞子將先生評○爲鯀吐氣千古至論他人不敢開此口

徐楚白先生評○水性順下人皆知之。不使稷契而使禹亦以父子相承有深意于其間耳。以方命圯族之人而祀夏配天便爲鯀開一生路。



伊尹之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  
 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為輔湯則其澤  
 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為僕僕也蘇轍  
 推本之以為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  
 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  
 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顛覆而  
 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

伊尹

書稱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  
 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為輔湯則其澤  
 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為僕僕也蘇轍  
 推本之以為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  
 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  
 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顛覆而  
 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

民之身爲關龍逢續耶。若然則就之也何爲。就之而至于五。桀寧不疑耶。桀嘗囚湯于夏臺。而尹固湯之臣也。尹寧不危耶。尹樂堯舜之道。堯舜禪受。而尹教湯放伐。固善學聖人處也。放桀放太甲。尹所剗爲者。皆千古非常之原。後世新莽魏操晉懿亦藉口阿衡。然而莫掩其篡縱。按迹以求。而馮導之歷事五季。與莘野之五就湯。桀猶玃珮之于玉寧。無辨哉。要而論之。割烹亦

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綿叢。馬伏波之聚米。柳公權之筆諫。蘇威之喻顏闔。馬喻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鼐卽以滋味說湯。又何爲不可乎。

黃聖孩先生評。○神聖作用窺測未易。只設疑關。以俟後日徐悟。徐解亦是一法。

聞子將先生評。○語多不了。文亦澹蕩。

沙氏一詞 卷一 八  
卓去病先生評○割烹食牛有無固不必辨然  
多是戰國時人造爲一說以誣聖人五就之說  
孟子亦借而斷之耳柳蘇之論又是夢中說夢  
也伊尹出處自以耕莘樂道章爲正

微子

微子之去非爲存宗祀也拘儒狃抱器遜荒之  
說其識甚陋而不知祭器之抱微子蓋有托而  
逃卽泰伯採藥荆蠻意也何也周自后稷公劉  
太王王季文王以及于武聖聖相承上帝懷之  
久矣特人心未盡屬耳非周之世德淺而人心  
未盡屬蕞爾岐豐闢國百里德澤有未遍者卽  
三分有二而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尚錯趾

于六州之內況其他乎師矢牧野而云上帝臨  
汝無二爾心夫業已稱三千人惟一心而猶必  
邀靈于上帝武王此時亦自疑矣若以爲創非  
常之原而自疑則南巢之事已有先武王而爲  
之者何二心之有當時人心怨紂而未始忘殷  
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德商周之一興  
一廢全係于微子之去不去耳微子而不去人  
心將安歸乎武王雖有十亂其如之何人心旣

推戴微子則陳疇訪範之英未必不偕洛邑之  
頑民首陽之義士爲存殷之舉以發舒其披髮  
佯狂之憤時事未可知也史記述微子數諫紂  
不聽死與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少師假令欲  
存宗祀則獨有去之一途可行必無死法又何  
不能自決之有武王克商求虞後而封媽滿于  
陳以續舜祀立夏後而封東樓公于杞以續禹  
祀則湯祀之有托不問可知爲微子計徐而俟

之可也而肉袒面縛牽羊把茅持祭器以造于軍門不已急乎論者不得其解謂左傳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非也當時紂子武庚祿父尚在不當以微子續湯祀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則所謂持祭器以造者益非其情矣微子始終以祭器自掩誰察其用心之苦者彼不去于周師爰入之際而去于紂惡將稔之先明知天意

之陰有所屬而晦其跡并晦其心比讓德于泰伯更淵微矣泰伯爲周苗裔仲尼得而闡之微子殷之遺胄仲尼不得不爲之隱而要之稱泰伯正所以表微子也不然未有以武王之聖而斬成湯之血食者卽無武庚祿父有麗億之商孫在其塋二恪而三之無疑矣而謂微子之去爲存宗祀不深可異哉

卓去病先生評○微子之去以全宗祀此古來

頭巾語幼宰掃之誠然

聞子將先生評○說微子心事千古未發文亦

雄健

徐楚白先生評○獨得之見千古未有

虞仲

自盤庚沒而殷衰高宗中興享國五十有九年  
此時太王遷岐以避狄難間關困苦何自萌剪  
商之念哉剪商乃魯頌之誇詞史據之而宋儒  
附會之太王實無此心也泰伯虞仲季歷其賢  
相埒太王何必舍長而立少晉獻公漢高帝蹈  
此弊者驪姬戚夫人為之崇也太王三子俱姜  
女所自出必無此情昌有聖德太王喜之傳位

季歷以及昌此太王意中之事而當日家人父子之間有默察其隱者以故泰伯逃而虞仲亦逃太王若明言之則虞仲可無逃矣如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則中子可以不去中子亦賢者也夷齊去而國人戴以為君德豈出虞仲下者虞仲逃而太王可以予季歷可以受泰伯之讓成矣孔子謂三以天下讓從周革商之後追美之以為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而不有非太王陰

欲剪商而泰伯不從如後人所云也事有不可預料者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者有一于是毫鼎未可問也而太王顧謀剪商于數世之後哉

黃聖孩先生評○商不立微子周不立伯邑考二事相反正相類

沈無回先生評○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語令人豁然心開

聞子將先生評○一洗迂儒附會之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伯

伯嘗獻洛西地以贖炮烙之刑篤矣哉仁人  
之用心何彰灼也細而澤及枯骨大而整  
旅寧民皆昭昭乎暴著于天下而史稱西  
伯陰行善說者謂伯恐紂知之因以賈禍  
而深自韜晦又謂伯恐天下知之德已而  
怨紂仇后相形非臣節所宜淺之乎視西  
伯哉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登之  
衽席利害有所不計恩怨有所不



任崇侯虎嘗譖之于紂囚于羑里矣既而伐崇以兵諫也顯然動獨夫以南巢之懼安知羑里之不爲夏臺耶而紂不悟當時如燬孔邇之歌在在思服不獨汝墳也史何所據而謂其陰行善乎若曰陰行善以樹德于先思克昌厥后剪商之舉不于其身而于其子此陳氏厚施得衆之故智西伯不爲也克伯之心無日不軫民窮而嗟毒滯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爲一身

而憂患爲斯世斯民而憂患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憾不得卽伐暴而救民也藉令假年于百歲之外孟津牧野之師不待武王矢矣而迂儒謂西伯留以待武夫夏之時曷喪興謹太甲之德不克紹成湯將誰待乎文王幸有武王繼也故孔子美其無憂而曰子述之述則征誅非武王所翊而遺緒實文王所垂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德誠

至然孔子非嘆美文也。見武王勢窮理極，不得不伐商也。不曰文德至而曰周德至，見文王武王世德相仍，不得分之為兩也。此聖人言外意也。而說者謂文王堅守臣節，終始不渝，則置武王于何地矣。禪受而降革命者，惟有征誅之一途。湯創之，武承之，秦漢唐宋代踵之，而獨以罪武王如蘇子瞻之譏，其非聖者祇因識文王不真耳。季札謂其有憾，知言哉。而孫明復以為不

然陋矣。陋矣。史謂其陰行善，更誣矣。太康之世無成，湯故見逐于羿，桀惡稔于太康而無恙者，湯之力也。幽厲之世無文，王故流于彘，弑于犬戎，紂惡稔于幽厲而無恙者，文王之功也。有文王則天下有所恃而無恐，有所憚而不敢肆，有所屬望倚賴而徐以聽其自斃，其行善惟恐天下之弗知，何以陰為夫善陽德也。陰謀陰慘，陰險，陰毒，陰柔，皆不美之名也。惟陰騭，陰符，稱吉

祥焉然而屬之于天與鬼神非人矣文王光四方顯西土何如其昭明洞達而亦效黃老之作用哉予故表之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黃聖孩先生評○大議論○使文王行武王之

事吾知必立微子有憾者意在斯乎  
卓去病先生評○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不計利害不任恩怨此千古正論至勘子述周德陰行善處尤不可易如世俗人解不惟武

王未盡善之意從來不白而其作意描寫曲護  
文王處文亦必不敢當今父子俱有知己矣  
聞子將先生評○的的是當日心事闡發可謂  
曲盡

王未盡善之節於水木且而其於意能也  
 王王與文亦不效也今天子於此亦  
 則也

閔天

九侯有子以爲美也而獻之紂紂以爲不美而  
 醢之夫醢之誠酷矣而九侯自有致醢之道不  
 足憫也西伯囚美里閔天患之購有莘氏美女  
 及他璧駟因嬖臣費仲賂紂得免更悅而賜之  
 弓矢使專征伐夫紂別有肺腸倘以有莘氏女  
 爲不美而醢西伯則如之何西伯免而九侯不  
 免蓋幸不幸異焉而予謂其事亦異美里之囚

斬○脫○于○險○不○得○已○而○以○美○女○進○非○若○九○侯○無○故○  
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第○之○驪○也○況○賂○  
紂○出○自○閔○天○不○使○西○伯○知○之○以○臣○救○主○義○也○不○  
用○諍○而○用○賂○權○也○非○若○九○侯○之○自○作○孽○也○千○古○  
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析○脛○  
剝○孕○等○竝○舉○更○無○罪○九○侯○者○宋○儒○又○有○閔○天○不○  
賂○紂○之○說○皆○非○也○予○特○闡○而○揭○之○

卓去病先生評○美女賂紂出自閔天則可文  
王知之不可弇州亦有此論而罪九侯自作孽  
有取醢之道從來無人說及因思齊威烹阿古  
今稱快若九侯醢自湯與武丁之手豈非奇舉  
乎惟紂爲之故云稔惡耳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  
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  
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  
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  
擁虛名于上以足十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  
也何也夫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  
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  
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  
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  
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  
擁虛名于上以足十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  
也何也夫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  
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分裂割據不為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  
 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與屋社之嗟矣。此之謂不  
 鬻田宅。田宅自蕪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  
 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  
 原無定評。視遷都者為何如主耳。子瞻云。避寇  
 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嗚  
 呼。太王遷岐。避狄難也。而後世子孫且何如哉。  
 不咎平王之不為太王。而謂東遷之後。王室遂

卑。則是公劉遷邠。文遷豐。武遷鎬。皆失計矣。此  
 自姬氏家法。獨以罪平王哉。周之盛時。會諸侯  
 于東都。以講武。洛水泱泱。形之咏歌。安見其不  
 可都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可見周轍未  
 東之先。天下已不宗周。非必東遷後始敗壞。而  
 不可復支也。其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  
 致霸。則尤有說。秦虎狼之國也。范雎進遠交近  
 攻之計。若以輿地論。近莫近于周矣。先兼并周

而稱帝以臨東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宋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子瞻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

聞子將先生評○可與蘇長公說竝傳

黃聖孩先生評○能令子瞻心肯

卓去病先生評○周室擁虛名于上以足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力千古無人能道大抵遷都得失只看後着如何耳避一時之凶鋒以存

社稷亦未爲不可卽如有宋都不南高不和不  
知爲二帝之續者凡幾特以出自秦檜人不敢  
言耳朱夫子曾有言寬之亦較量當時事勢應  
合如此

徐楚白先生評○東遷南渡俱是苟延國脉光  
武中興却不階尺土則遷不遷可無論也



合於此  
 言且夫天子曾言言或之亦如星宿然也  
 取此二帝之論者其幾然以出自之命人不知  
 其亦未為不可明也其亦未為不可明也

卞和

玉無舌不能自鳴其為寶恃有光焉而人賞之  
 若韜諸璞則已隱矣然人猶得緣璞以測其玉  
 而卞和獻璞何以偏見刑也玉非凡則璞亦非  
 凡蓋常目所不經見者玉尹題之為石奚怪耶  
 楚厲王武王信玉尹之言而相繼刑和亦奚怪  
 耶所怪者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  
 嘗衛足不如蔡為可惜耳或曰楚子剖而後刑

未○晚○也○卞○和○請○剖○而○後○受○別○則○玉○尹○慙○矣○何○至  
 再○別○而○泣○遇○楚○文○王○始○獲○售○耶○予○曰○卞○和○非○真  
 能○識○璞○特○意○之○耳○意○之○者○異○之○也○楚○文○王○非○信  
 卞○和○之○真○能○識○玉○而○不○吾○謾○特○疑○之○耳○疑○之○者  
 憐○之○也○庸○夫○悅○其○所○信○而○嫉○其○所○疑○疑○生○于○憐  
 卞○和○乃○得○幸○免○否○則○非○墨○且○宮○矣○卽○不○然○亦○馘  
 矣○獨○別○乎○哉○天○下○事○大○率○類○此○故○君○子○居○身○務  
 闇○而○明○民○務○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衣○褐○懷○璧

蒙耻而弗可洗也張華號博物君子然非寶氣  
 燭天光怪噴薄則豐城之劍安知其不為荆山  
 之璧乎世之泣玉者去其璞而可矣

黃聖孩先生評○奇論足資鼓掌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玉在璞而和必欲獻  
 之使人知一宜別已別矣可與玉俱藏矣而再  
 獻之再宜別然則璞之究竟得剖而和之終免  
 于墨且宮且馘者幸耳嗟乎天下事獨玉乎哉



遽瑗若叔向皆一時之傑而與札投契如生平  
札蓋有聖人之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  
之睿者也閱覽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  
聖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羸博之間而夫子往  
觀其禮素已傾嚮札矣卒而手題其墓曰嗚呼  
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  
歿後碑墓以褒者哉○況札所願附者子臧之節  
也而子臧不以讓亂曹卽諸凡遜位者如伯夷

叔齊不以讓亂孤竹穆公子魚不以讓亂宋子  
郢不以讓亂衛子西不以讓亂楚而烏得以讓  
爲札罪乎○札所諄諄戒晏嬰輩者惟祈遠禍敗  
而窟室之甲魚腹之鉞顧躬自速之不成其爲  
札矣○惟聖人無死地札則有焉抑予又有說于  
此○壽夢之欲立季札○賢也○季札讓而竟立○諸樊  
長也○次及餘祭○餘昧以爲札地○不春春多事乎○  
餘昧歿矣○季札猶讓○此時不傳光而傳僚○光之

襲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季札立光則無辭。  
 儻札之子立光能默然而已乎。札遜位而吳之  
 禍漸解。光襲僚而吳之事大定。札蓋有大造于  
 吳者。而謂其致亂可乎。然則為札計。暫遵父命。  
 仍挈而還諸光。何如。嗟乎。魯隱之營菟裘。可鑒  
 哉。吳從此益多事矣。惟聖人能行所無事也。或  
 曰。此自姬氏家法。傳位季歷。以及昌太王實。荆  
 為之。予曰。不然。此泰伯虞仲之意。非太王意也。

孔子標泰伯以至德。而列虞仲于逸民。其賢豈  
 出王季下。而諸樊餘祭餘昧。皆凡材也。非泰伯  
 虞仲比。假令諸樊等善承父命。亦如荆蠻之逃  
 札。可以無讓也。苟泰伯虞仲不去。王季能安其  
 位哉。周之興。非關王季之不讓。而吳之亂。非關  
 季札之讓。安得以此例彼。春秋之書名。特以吳  
 夷也。故擯之。況吳亡于夫差。夫差乃光之子。其  
 賢不肖。天也。非季札所能為也。即吳之宗社實

亡于光。光真嫡嗣。當立帝乙。舍微子而立紂。而湯祀竟斬。世未有以此咎帝乙者。而偏咎讓國之札。不已甚哉。

黃聖孩先生評○出自泰伯意。故曰以天下讓。若出太王意。泰伯僅免不爭耳。何稱至德○成敗論人。宋儒淺識。得此一洗之。

卓去病先生評○延陵讓國。以致亂。此先儒議論不謹。處細思之。其實悖謬。讀此為之豁然。且

人固有性。延陵自是瀟然物外的人。何物蕞爾足掛其懷。

沈無回先生評○泰伯之讓。非與周也。季子之讓。以定吳也。皆千古持平之論。

聞子將先生評○胡氏自當心折。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曰死難程嬰立孤各自  
 勉豎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遯成季  
 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  
 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崇厥安  
 能以崇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立之而嬰所存  
 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  
 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曰死難程嬰立孤各自  
 勉豎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遯成季  
 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  
 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崇厥安  
 能以崇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立之而嬰所存  
 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  
 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沙氏一言 卷一 十八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賣  
友之譏。而必死報杵曰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  
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  
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杵曰有  
知。何以酬程嬰哉。杵曰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  
而死。則杵曰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  
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鏤之劍。僅足  
以荅闔廬之恩。猶少父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

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  
敗而誅。徐夫人之七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  
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  
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  
殉者。惟侯嬴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  
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  
哉。

黃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爲立孤。卽不有天下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曰可見死難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荆軻處實愜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愜然隱之寃竟一死惟自致其不忍耳人惟自致者乃爲不失真心哉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沈無回先生評○古人視死甚小

聞子將先生評○妙絕議論妙絕文字

禪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  
 瓘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禪  
 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  
 僑終不聽鄭亦不火予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  
 料爽也亦非僑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  
 說也僑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瓘瓘玉瓚外者  
 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

禪竈

禪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  
 瓘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禪  
 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  
 僑終不聽鄭亦不火予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  
 料爽也亦非僑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  
 說也僑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瓘瓘玉瓚外者  
 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

沙氏一語  
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荆公引  
之謂天變真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予觀僑治鄭多用陰術所謂  
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僑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謬巧  
以詘禪竈當是確論

###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  
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  
挾以奔晉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  
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  
予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  
猪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為非他產  
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絕然歷年多矣

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  
 黃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  
 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  
 耳  
 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  
 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聞子將先生評○勿宰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  
 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  
 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  
 國之亂二子相期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  
 後小白入而管仲囚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  
 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趨舍各異疑者  
 不得其解曲為之說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  
 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張○非○密○友○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  
 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  
 事○蜀○事○吳○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  
 歿○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  
 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  
 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  
 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為○之○藏○拙○  
 耳○不○然○張○說○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準○之○

于○王○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  
 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  
 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臨○終○不○薦○鮑○叔○為○蔽○賢○  
 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真○相○知○  
 也○

卓○去○病○先○生○評○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  
 才○異○調○卽○兩○相○仇○嫉○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

沙丘言 卷一 十三  
書云世雖雙言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可否  
否一黨合乃稱知己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子推未嘗去也。渡河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已有年矣。此曷爲而遽隱。彼曷爲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犢。司空子季。無介推姓名。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  
 門有一龍五蛇之諷文公驚見知為介推則推  
 久已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主不宜爾爾  
 況彼以譎而致霸則其智詐伏毒有迥殊于人  
 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  
 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  
 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祛于蒲而曰夫祛猶在  
 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慙慙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  
 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  
 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  
 辭以沐則文公之為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  
 入曹時顛頡魏犢怨已勞之不錄而藝僖負羈  
 氏以釋憾文公愛魏犢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  
 頡以殉于師則文公之為人又可知已不第顛  
 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

心乎且其父狐突以偃故被殺兼之十九年之  
 羈縶要盟河伯而舅氏始得自安則文公之為  
 人抑又可知已從亡賤臣如壺叔輩三賞而不  
 及舟之僑不賞而辭去猶有可諉者曰疎若介  
 推等尚不賞則所賞者果何人耶傳曰介之推  
 不言祿則其他非不言祿者矣此左氏之微詞  
 也推自謂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則曩時之隱非  
 其本心重耳自謂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推從

亡時實未嘗有可甚處也推死而後以綿上為  
 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馨其祀乎予  
 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絕少英雄之氣亡時衛文  
 公會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昧  
 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已而受室于  
 齊桓公却從古英雄貪酒色者不少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  
 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  
 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遡其去狄而如齊



不過懼惠公之見偏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  
 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子九人繼申生  
 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  
 其變暗合于聖王遵悔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  
 之所啓持論甚正二三子原不當引為已功而重耳自不  
 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  
 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黃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  
 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  
 法斬顛頤獨憐犖材赦之吾猶有取焉  
 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  
 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  
 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絕人

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  
 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  
 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  
 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千年之社而勾踐實泰  
 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  
 之諂而予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  
 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  
 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  
 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  
 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怒髮直上況當時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爲人忍而夫差不忍員爲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子胥千古無兩而猶必以死爭之則其中○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強○詞○而○爲○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詔○越○安○所○得○間○而○中○之○詔○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犁○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詔○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沙氏一語 卷一 廿九  
去宰詔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  
讒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爲智。吾不  
信也。一失于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詔。吳社  
稷已不血食。而斤斤屬于于齊鮑牧。以延奢一  
綫之傳。員則陋矣。錮鏤賜劍。鴟夷浮江。爲天下  
萬世笑。卽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  
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  
復。舊物之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

臣之必爲蠡蠹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  
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  
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  
于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  
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也。

黃聖孩先生評○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已報  
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  
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纍若立。未必能爲棲會。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詔○入○之○矣○員○且○  
柰○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  
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  
逆○料○主○之○必○驕○而○遽○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  
寬○員○矣○

聖○孩○又○評○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  
不○驕○宰○詔○不○佞○蠡○何○能○爲○乎○乃○勾○踐○亦○一○夫○差○  
也○待○其○憊○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蠡○雖○諫○竟○

不○極○諫○率○至○師○困○身○辱○而○後○惟○蠡○言○是○聽○使○嘗○  
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懷○豈○  
減○夫○差○哉○凡○蠡○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  
所○諫○皆○詩○書○已○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說○不○  
得○入○也○

卓○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  
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忍○而○  
立○爲○君○與○宰○詔○同○病○故○忍○而○共○爲○臣○至○寄○子○鮑○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  
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說似刻然董狐  
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為非則仲尼亦豈已甚  
耶假令闔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  
立終纍終纍即亡國罪不在子胥矣隋高祖臨  
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闔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已晚矣  
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  
國無員不足以霸無嚭不至于一駱此言禍吳  
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  
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真見得員之忠而  
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已實見  
得嚭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之耳。此正駱識趣庸陋處。而惡劣則已極矣。雖然駱未必不為極是。語作說客。而以此嘗夫差者。蓋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說鄙夫不可與事君。此其證歟。

黃聖孩先生評○駱持議頗類鄉愿

吳王夫差討於越王無道。越王無道。夫差討之。王無道。夫差討之。王無道。夫差討之。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倖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履。旋幸于陘。吳讐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已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  
 悲夫無何委管籥為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  
 為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  
 成而不令返國越且柰吳何哉說者曰自辱而  
 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  
 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  
 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  
 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為此謀

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  
 之故態耶倘非快論先有養馬之辱而蠡遽以嘗糞  
 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  
 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  
 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  
 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  
 差以考終伯嚭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  
 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終于無成功在此。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予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已憊矣；越已勁矣，燔臺臨江之衆，句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真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券也。父子尚爾，況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場，骨肉之縛而壹以術數聽之，蠡其遊方之外者乎。聞子將先生評○翻盡千古成案

此大主... 難... 始... 諸... 千... 古... 諸... 千... 古... 諸... 千... 古...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為橫挑秦怒禍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鑒于楚懷燕丹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在秦給趙之後以為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百里之爽約跡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成喪大  
其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  
強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  
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  
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  
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寶。晉宣子固固欲  
之子產固固不與。鄭以蕞爾土介強大間。索丘  
賦無虛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寢其萌也。況璧實國寶。相如  
能不為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于長  
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劍杜郵。以不  
任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  
而非趙果弱也。則卽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  
先生何所見。而為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  
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  
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  
 真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  
 璧以存趙澠池之役却從夾谷一會得來是善  
 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  
 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昉于  
 申韓夫殷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  
 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是也子產治鄭鑄  
 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為  
 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霸秦而卒  
 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為戒且歸咎  
 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冤哉焚書坑儒皆鞅身

沈氏十言 卷一 四一  
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為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真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也？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然。原寔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為知人知。

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  
 寅。知頃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颺然遠引。鴻冥  
 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為讒賊所迷亂。而自隕  
 汨羅為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嫻者。辭令所抱者。  
 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強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  
 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負約。漢中  
 之割地。陳軫昭唯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  
 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大抵事昏庸。  
各言

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  
 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  
 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  
 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  
 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  
 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  
 如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使殺張儀。懷王亦  
 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楚以絕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畫。如陳軫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弋。○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微子何以去之。卽智果別族爲輔氏。亦無非果者。何必以此律原。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

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者也。鴻冥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矣。

聞子將先生評。○說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又不成爲原矣。然歟否歟。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卽讒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爲忠。

臣用術之證若豎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段規事韓康任章事魏  
獻力勸其主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  
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既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  
歟或曰晉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成  
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爲輔氏  
況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  
不若趙武伍員丕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徒以匹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讓也。視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云士為知己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猶之女為悅已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夫婦也。衛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潛王以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視死如歸。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懷王求為眾人之遇。

○安○嬰○不○死○在○公○何○說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視君太輕。論者視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闇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豫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衡施以酌報。而未足為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

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

幼宰所說人心闢開一宇宙

卓去病先生評○士為知己者死非所論于君

臣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徹

立論方正孰謂幼宰徒奇士哉

徐楚白先生評○荆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

知讓為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荆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

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

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

祇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劫之而秦果反諸侯

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

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太史公壯軻

而附會以為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劫之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爲王拔所負劍必待于左右之提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劍王從之斷軻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把袖右手搥胸之句而附會焉耳。由今想之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卽環柱走未嘗與荆卿相親

無所容其劫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曩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卒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輕舉無成可誘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向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柰秦何哉。其傳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爲壇上之劫其速魯難也。不異于軻。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唏噓。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爲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最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概。豈刺客所能匹歟。

徐楚白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卓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爲不知時變。荆軻當時不知如何而幼罕爲其洗發。絕于長矣。

刺客中若鉏麀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  
 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  
 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  
 政蓋認仲子為知己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  
 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  
 政先已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  
 壽母秦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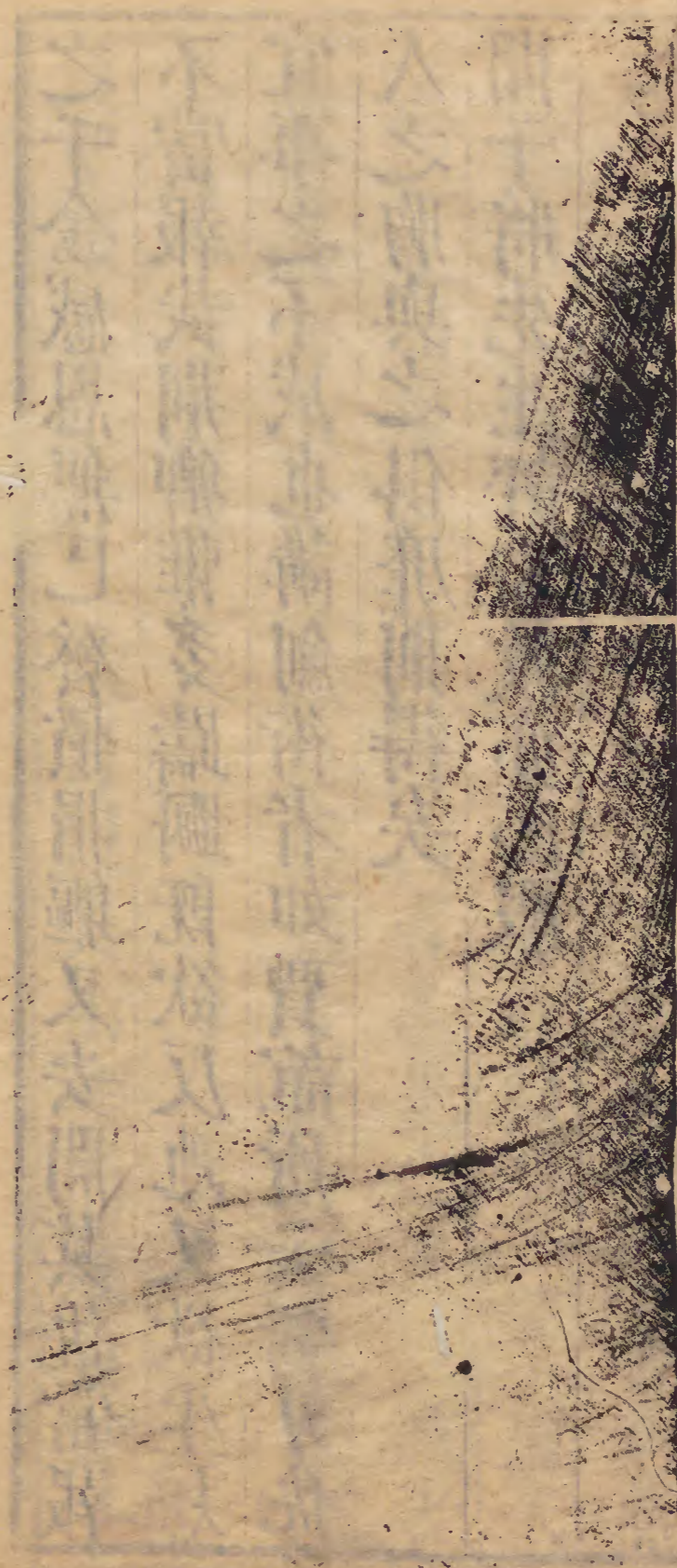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麀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  
 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  
 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  
 政蓋認仲子為知己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  
 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  
 政先已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  
 壽母秦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其術中而捐軀以答。不愚乎哉。其姐更愚之愚矣。鉏麇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爲燕丹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爲聶政者。慎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爲古今所共隱也。

黃聖孩先生評○政自視其術輕而遽致仲子之千金。感恩無已。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荆卿惟多躊躇。旣欲反地。又欲生劫。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剗刃仇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

聞子將先生評○政亦心服



范雎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熟于人情者  
 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為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  
 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  
 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  
 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真以為綈袍戀戀尚有故  
 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

亦是雎之好言慰令其返國  
速獻齊頭若遽殺之無味矣

溺我者乎昔恐而今不恐賈豈兩哉人歟賈云  
 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真情也睢之傾  
 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睢為無能  
 為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  
 之矣賈之誣睢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  
 心可原非有私憾于睢睢乍富貴而氣盈賈此  
 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睢  
 之憐而寬之而睢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龐涓

必無別足之患范睢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  
 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  
 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  
 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  
 食諸侯竟成帝業睢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  
 跪請教穰侯遂廢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  
 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內走芒卯馘暴鳶擒公孫  
 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  
 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  
 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  
 食諸侯竟成帝業睢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  
 跪請教穰侯遂廢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  
 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內走芒卯馘暴鳶擒公孫  
 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未嘗不用兵于楚也。攻齊豈穰侯罪乎？卽有罪，功過寧不足掩乎？穰侯挾不賞之功而見擯于睢，睢之巧合自足以動昭王耳。雖然，舍腹心之越而兵齊如耕石田，子胥曾以是砭夫差矣。此亦遠交近攻之計，而一以死，一以相宰，豁何幸而穰侯何不幸耶？予觀伍員、范睢，此衷皆非粹白員寄子于齊，鮑氏其諫伐齊也。安知不爲齊作說客，而當日爲吳忠謀，亦自不當伐齊。睢以

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則曩時陰事告齊近真矣。不然，睢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睢之睚已而不爲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悲夫。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為帝之害不及其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惕言大義則掩耳而走且共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沙氏一語 卷一 三二  
也。激且懼而秦將却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之厄。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卻金逃隱海上其餘事耳。連真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緝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潛王之于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伸大義以告。

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爲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兔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容。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橫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聞子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未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畧出毫

頭已却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忍脊  
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